竹林大学，一个坐落在中国南方山区的优秀学府。作为一只考拉，我韩啾啾真的很讨厌周六早上的课程。你看，其他动物或许能在雨天自如行动，但我们考拉可经受不住这样的倾盆大雨。更糟的是，我现在被困在竹心楼里，这栋位于大学最偏僻角落的教学楼。

本来我只是来上我的“网络技术基础”选修课。谁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我困在了这里，我一点也不想让自己蓬松的毛发被雨水打湿。在竹心楼避雨的动物很少，除了几间教室亮着灯，整栋楼都显得格外安静。

我正窝在一间空教室里喝着刚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桉树汁，数着窗外落下的雨点。忽然，隔壁的教室传来了动静。那里似乎也有一门课程即将开始。算了，反正也没事干，不如去旁听一下？

顺着走廊蹦到隔壁教室，我轻轻推开门，发现里面已经零零散散坐了几只动物。每只动物都独自占据一个角落，看来都是不熟悉的陌生同学。教室前方还空着，看来授课老师还没到。

我悄悄地选了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身材魁梧的山羊走进了教室。他的面部长着浓密的胡须，穿着整洁的格子衬衫，手里抱着一摞教材。他很快走到讲台前，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下：“推理文学赏析与创作 指导教师：竹翠教授”。

哦，我知道这位教授：竹翠教授,知名文学研究者。这门课是由中文系主办的。

“早上好啊，同学们。”山羊老师向我们微笑，表情和蔼可亲，“欢迎选修这门推理文学课程。我看到的同学好像不多，只有七位？”

教室里确实很空旷，只有几只动物零散地坐着：一只眼神机警的狐狸，一只毛色油亮的小浣熊，一只羽毛艳丽的孔雀，一只目光深邃的猫头鹰，还有一只圆滚滚的大熊猫。正当山羊老师清点人数时，教室后门突然被推开，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小白兔狼狈地跑了进来。

“让各位同学失望了，这门课确实没有期末考试。”山羊教授继续说道，“但是每周都需要交一篇读书心得，学期结束时还要写一篇推理小说或评论文章。”

这时，一只打扮时髦的金丝猴举起了爪子：“老师，作业量会不会太大了？我们还要选修其他课程呢。”她的毛发染成了浅金色，闪闪发亮。

山羊教授听后，捋了捋胡子，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：“既然大家都担心作业的问题，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？只要能在今天的游戏中胜出，我就直接给这位同学‘A’的成绩。”

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。狐狸的尾巴兴奋地摇晃着，大熊猫也坐直了身子，连一直在假寐的猫头鹰都睁开了那双锐利的大眼睛。

“这个游戏叫‘寻找X’，”山羊教授开始解释规则，“外面正好下着大雨，这种情境还真是巧合啊……我们假设这个课堂是一个山庄，大家被困于此，期间发生了像有人被谋杀的案件，而犯人只会是被困在这个山庄的宾客之一。这是很典型的推理小说布局，将来我会详细说明当中的特色……先回到我们这遊戏。我们之中藏着一位神秘的助教X，大家要通过观察和推理找出谁是X。不过每个动物只有一次指证的机会，指证错误就失去资格。游戏到中午12点结束。”

暴风雨山庄？有趣。

教授从包里拿出一摞白纸和一盒记号笔：“现在每位同学拿一张纸，这将是你们的‘身份证明'。”教授把纸放在桌上，用马克笔擦了两下，再把纸举起，纸的中心有个不大不小的“X”字母，“喏，助教X会在纸上画一个X，而其他同学可以画任何符号，甚至可以不画。当有人指证时，被指证者必须展示自己的标记。最后排的那位同学，你来给大家发一下纸笔。”

果然全天下的老师都一样：喜欢点名坐在最后排的学生。

我接过纸，给每个动物都发了一张纸和一支笔。教室里一片沙沙的书写声，大家都在认真地在纸上涂画着什么。

“等等！”狐狸忽然开口，他的声音充满智慧，“为了方便交流，我们是不是该有个代号？直接叫‘喂’显然不够优雅。”

“我同意。”孔雀抖了抖她艳丽的尾巴，“不如就用我们的外表特征来称呼彼此？”

于是大家开始了自我介绍。爱现的小浣熊第一个站起来：“我的毛发被理发师剪得太短了，室友都说我像只秃毛的浣熊，索性就叫我‘秃熊'吧！”这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圆滚滚的大熊猫憨厚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就叫‘滚滚'好了。”结果被调皮的秃熊说：“干脆叫‘圆圆’更合适！”

那只漂亮的孔雀优雅地整理着自己的羽毛：“叫我‘孔秋’吧。”

狐狸轻轻摆了摆灵巧尾巴：“孔丘？我还‘狐燕’呢！”

安静的猫头鹰只说了句：“随便。”结果被大家商定叫她“猫头”，既然“随便”，那就满足她……

湿漉漉的小白兔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那……那我就叫‘雨兔’吧……”

金丝猴抚摸着她闪亮的毛发：“叫我‘金美’好了～”

最后轮到我，我晃了晃爪中的桉树汁：“就叫我‘桉桉’吧。”

“既然都已经有了代号,不如也说说各自的专业?”狐燕提议道,“我是信息工程系的,对代码和算法都很在行。”

“我是音乐系的。”雨兔小声说道。

“医学院。”猫头简短地回答。

金美优雅地整理着她金色的毛发：“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哦～”她的语气轻快,就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

“工商管理。”秃熊说。

“新闻传播系。”孔秋骄傲地抖了抖她艳丽的尾羽。

“化学系。”圆圆憨厚地说。

正当我们都以为游戏这就要开始时，狐燕突然突然灵光一动：“要找出X，我们得先分析他的身份。作为助教,他一定是竹林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,至少已经22岁以上了。因为这门课程是文学院开设的,助教不太可能来自其他院系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说出这种重要的线索?”圆圆困惑地歪着脑袋问道。

狐燕甩了甩尾巴：“因为我相信在推理游戏中,适当的信息共享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快找到真相。就像森林里的动物们,互相通报危险反而能让大家都更安全。”

哇，不愧是“狐偃”呢，脑子就是好使。

“不对。”猫头那双锐利的大眼睛忽然睁开,她尖锐地指出:“就算是同院系的学生,也不是每个都能说出专业知识。更何况,在这场游戏中,大家都可能在说谎。”

我心想着，反正是来打发时间的,不如做点有趣的尝试：“各位,不如我们先公开身份标记如何?这样至少能排除一些嫌疑。”

接下来就像山洪爆发一般,动物们纷纷展示自己的标记。雨兔颤抖着露出一个小圆圈,秃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圆,孔秋的圆圈下还特意加了条装饰线。

就在这时,金美突然指着圆圆喊道：“他就是X！通过逐个排除,剩下的可疑对象就只有圆圆了！”

然而，当圆圆掏出他的标记时,上面赫然也是个圆圈。

“啊！”狐燕忽然跳了起来,“桉桉,你手上是不是还有多余的白纸？”

我点点头,从身边拿起那叠纸。经过仔细清点,我们发现整包纸张少了一张。这意味着有人多拿了一张！

就在所有动物都困惑不已时,猫头突然开口：“游戏设计者故意让犯人在我们面前画下X，这个细节本身就很可疑。难道我们连‘X’这个字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吗？”

这句话让我猛然醒悟。回想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,山羊教授处处留下了痕迹——他从未自称“竹翠教授”,而是让我们这样称呼他。那个所谓用来证明身份的记号,其实就是最大的提示……

“我要指证。”我坚定地说,“站在讲台上的山羊教授就是X。而那位看似轻浮的金美,才是真正的竹翠教授！”

教室里一片哗然。

“请说明你的理由。”金美——不,是竹翠教授——微笑着说。

“第一,从一开始,山羊教授就没有自我介绍,而是在黑板上写下竹翠教授的名字,让我们自动把他等同于竹翠教授。第二,是金美最早称呼他为‘老师',为整个游戏设下基调。第三,也是最关键的,他当众画下的那个X其实就是最大的提示——一个简单的X字母而已，需要亲自示范吗？这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误导。”

“那你怎么确定金美就是竹翠教授呢?”狐燕追问道。

“还记得大家自己报的专业吗？”我说,“其中只有金美说自己是中文系的,而这门课正是中文系开设的。关键是——”

“这跟她是不是真教授有什么关系?”秃熊插嘴问道,“说不定她真是中文系学生呢?”

“不可能。”我解释道,“大学有规定,学生不能选修自己院系开设的通识课。如果金美真是中文系的学生,她就不可能来上这门课。但她却大大方方地说出自己是中文系的,还故意表现得像个贪玩的学生。这说明她根本不在乎暴露自己的专业背景,因为她知道即使说了真话,在这个‘允许说谎’的游戏里,我们也只会把这当作又一个谎言。”

“而且……”我补充道,“能设计这样巧妙的推理游戏的人,一定会想方设法在现场观察学生们的反应。让自己扮成学生混在其中,比单纯地站在讲台上要有趣得多。这才是推理故事的精髓。”

竹翠教授优雅地站起身,走到讲台前：“很精彩的推理。不过,桉桉同学,你自己的身份不也藏着一个小秘密吗?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猫头警觉地问。

“他说自己是计算机系的学生,却要上计算机系开设的选修课。方才他也说了，按规定,学生是不能选修自己院系的通识课的。”狐燕若有所思地说。

我笑着掏出一张名片：“让我重新介绍自己。我叫韩啾啾,竹林大学计算机系的讲师。那门网络技术基础,其实是我在教的课。”

当我离开教室时，发现雨已经停了。阳光透过竹林洒在地上，留下斑驳的光影。这个特别的周六早上，因为一场意外的推理游戏而变得格外有趣。

“韩教授，下周还来旁听吗？”竹翠教授笑着问道。

这问题的答案,已经不需要推理了。